



伊戈尔·萨沃维奇

〔苏联〕维利·利帕托夫

120
世界文学丛刊

世界文学丛刊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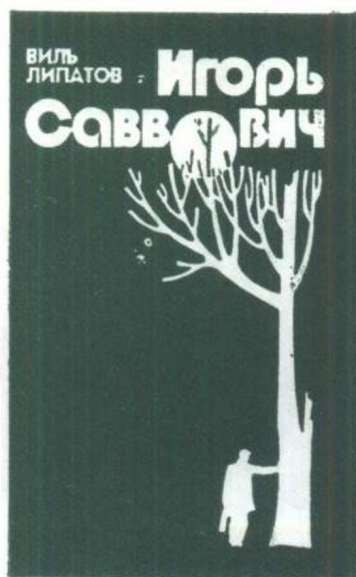
伊戈尔·萨沃维奇

〔苏联〕维利·利帕托夫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北京



内 容 提 要

维利·利帕托夫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描写青年伊戈尔·萨沃维奇生长在苏联一个上流社会的家里，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大学毕业后，又在父亲的精心安排下与当时担任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后升为州苏维埃执委会第一副主席卡尔采夫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结婚，靠着他父亲的职权以及为了自己升官而向其岳父谄媚的公司经理的提携，不到三十岁，便当上了罗姆斯克木材流放公司副总工程师，享有种种特权，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他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终日与一带上流子弟纵酒打牌，寻欢作乐，患了所谓“内源性忧郁症”。由于非法在儿童游戏场修建车库和斗殴，伊戈尔受到刑事起诉，最后他岳父因受牵连被撤职，他这时醒悟到必须重新开始生活，于是便决然辞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苏联社会的现实，揭示了苏联年青一代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

世界文学丛刊第一辑
伊戈尔·萨沃维奇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1/2 印张 399 千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2,000 册

统一书号:10190·014 定价:1.30 元

ВИЛЬ ЛИПАТОВ
ИГОРЬ САВВОВИЧ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8г.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8年《伊戈尔·萨沃维奇》翻译

责任编辑	白 堤	
翻译者	林烟谷	金 刀
	胡湛珍	俞 虹
	关予素	吕绍宗
	冀元璋	王 芑
	野 嬰	潘桂珍
	高长荣	
校订者	关予素	赵迪生
	钱 诚	范国恩

《世界文学丛刊》

发 刊 说 明

《世界文学》杂志自1978年10月复刊以来，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支持和鼓励。读者从各方面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正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不断改进工作，使刊物编得更符合读者的期望。

《世界文学》杂志的任务是向读者有重点地、比较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面貌。“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范围是那么广，内容是那么丰富，以刊物目前这样有限的篇幅是很难容纳的。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常常由于篇幅的关系而不能及时与读者见面，特别是有些具有代表性的、但是篇幅较长的作品则更难安排。因此，我们接受读者的要求，另行编印《世界文学丛刊》一种，以补《世界文学》之不足。

《世界文学丛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争取每个季度出版一辑，每辑篇幅约三十万字左右。每辑内容：可以是集中介绍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的文学，也可以是综合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可以是介绍某一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等等，也可以是多种文学体裁作品的综合介绍；可以是短篇作品的选集，也可以是刊载一个长篇作品的专集；等等。总之，尽量编得有计划、有系统、有中心，而且要丰富多样。

这只是我们的主观设想，是否合乎需要，是否都能做到，还要看实践。我们非常希望听到读者同志们的意见。

1979年8月

《伊戈尔·萨沃维奇》

编辑说明

《世界文学丛刊》这一辑全文刊载苏联当代作家维利·利帕托夫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这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这部小说在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典型”。小说主人公伊戈尔·萨沃维奇是战后出生的青年，他的父母和继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有较高的职位和社会声望，岳父是州苏维埃执委会第一副主席。伊戈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上层家庭里。他从小养尊处优，生活上一切都由父母安排。无论是升大学，还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他的母亲和继父都靠拉关系、走后门、“等价交换”等不正当手段，甚至走他的生父的门路，为他安排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大学和分配最理想的工作。于是伊戈尔在西伯利亚的一家木材流放公司里平步青云，不到三十岁便由段长而处长，而公司副总工程师，而且得到公司经理的许诺，一旦总工程师退休，空缺便由他接替。

伊戈尔在享有这样特权的环境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前章以流血牺牲和辛勤劳动换来的物质财富，但他对这种坐享其成的生活却感到厌烦。他曾几次企图走自己的路，但总是逃脱不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权有势的父母亲朋以及她

炎附势者的包围和左右。在公司里，他的工作都有人代他处理，他根本无从施展他的才能，因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渐渐精神苦闷，意志消沉，堕落成一个玩世不恭、生活糜烂的新式的“纨绔子弟”。他整天恍恍惚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甚至对什么都心惊胆战，恐慌万分，不知不觉中得了小说作者所说的所谓“内源性忧郁症”，这种病实则是“逃避现实”、“消极遁世”的代名词。

最后，有一次他酒醉后在街上遇到一伙流氓寻衅袭击，发生了一场殴斗，并由此而暴露了他参与的一起违法修建汽车库的事件。两案并发，伊戈尔本人受到了州委第一书记的严厉批评，他的生父由于受到刺激突然发病而死，他的岳父也因与修车库一案有牵连而受到了处分。伊戈尔经历了这次沉重打击，思想上若有所悟，并想重新开始生活。

小说作者利帕托夫把苏联社会出现伊戈尔这种人物的畸形现象归结为一种所谓“幼稚病”或者“社会消极症”。他用艺术的手段暴露了苏联社会的这种畸形现象，展示了这种畸形现象的精神蜕化的形成过程和产生这种畸形现象的生活环境及人们的相互关系。小说触及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幼稚病和社会消极症的斗争”，“向在生活中只是获得而不做任何贡献的人们的战斗”，“向在生活中享有特权的人们的战斗”^①的问题。

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于1977年在苏联《旗帜》杂志第7、8、9期连载以后，立即在苏联文学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同年10月起，苏联《文汇报》和《文学评

① 维·利帕托夫《我保持对西伯利亚的忠诚》，《苏维埃文化报》，1978年5月26日。

论》杂志就相继刊登评论文章和读者来信，对小说展开讨论。讨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对小说基本上肯定，一种意见基本上否定。

从苏联报刊的这些讨论文章看来，尽管意见很分歧、对小说指出了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有一点看法却比较接近，就是认为小说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它多多少少反映了苏联的社会现实生活。《文学报》编者在讨论结束时说：作者“转向了新的社会典型”，他“提出了社会寄生现象”^①。《文学评论》编者也说：评论家们尽管意见分歧很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高度评价小说的构思、高度评价维·利帕托夫提出的迫切的道德问题以及作家对社会消极症和不负责任现象的不妥协态度”^②。所以，读读这部小说，可以了解一些苏联社会的现状。

本刊发表的小说译文是根据《旗帜》杂志1977年连载的原文翻译的，后来又根据1978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经过作者修改的单行本作了校订。由于苏联报刊的评论文章征引小说原文时以《旗帜》杂志发表的版本为依据，所以单行本中删节的部分，在中译本中仍然保留下来，并附加说明。为了供读者参考，小说译文后面附了有关小说作者维利·利帕托夫的生平材料以及苏联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的译文；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讨论的内容，并附了一篇有关讨论中的主要意见的综述。

1979年8月

① 《文学报评论部后记》，《文学报》1977年11月16日。

② 《文学评论编者按语》，《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I 《世界文学丛刊》发刊说明

II 《伊戈尔·萨沃维奇》编辑说明

伊戈尔·萨沃维奇

第一章

1 儿子

31 大夫

42 父亲

第二章

59 朋友们

81 女人

第三章

82 工作

115 生日

第四章

152 出差

179 不幸

200 第一个决定性的日子

第五章

211 受审讯的人

- 238 友与敌
274 儿子
290 第二个决定性的日子

第六章

- 311 夫妇
329 第三个决定性的日子

第七章

- 392 岳父

第八章

- 440 父亲,母亲,儿子
479 丈夫和妻子
506 伊戈尔·戈利佐夫

附 录

- 516 维利·利帕托夫小传
521 苏联报刊关于《伊戈尔·萨沃维奇》的
讨论(资料综述)
533 作者谈《伊戈尔·萨沃维奇》
535 苏联文学界与读者对《伊戈尔·萨沃
维奇》的评论



献给
女儿塔基雅娜

第一章

儿 子

雷雨一清早就要降临。整整一夜，乌云密集，翻滚着，愠怒地咕嘟着，云层低得几乎碰到电视的天线，但是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天晓得什么道理。乌云不甘心地慢慢散去，天空呈现出淡蓝颜色，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城市小花园里伊戈尔·萨沃维奇所在的林荫小道那儿也开始发亮，一群群小鸟儿也乐开了，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伊戈尔·萨沃维奇半躺在孤零零的长椅上，两手伸开，搁在椅子背上。当太阳从乌云中探出头来时，他心里开了个玩笑，“看来，我是给钉在这儿了！”两手发麻，背又酸又痛，但就是不想动弹。

那么，雷雨没有降临，邀请照常进行，这意思是说，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要在十二点钟左右上复活山到瓦连季诺夫的家里去赴约。今天，只有电闪雷鸣的倾盆大雨才能阻挠总工程师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季诺夫继续耐心地、用纠缠不放的办法同自己的助手即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建立个人的联系。

伊戈尔·萨沃维奇懊丧地嘲笑着自己，给很多问题寻找

答案。第一，他怎么会到公园里来的，这地方他从来没来过，又为什么会看上这张孤零零的长椅，这张最舒服、清静、偏僻的长椅的？第二，为什么他要穿上那套严紧的不透气的衣服？这套衣服他是在两年前买的，只是在十月节“亮”过一次相。第三，这是主要的，为什么他不想上总工程师瓦连季诺夫家里去？需要想一想的事情是有的。

“好了！”他嘟哝着说，“妙极了！”

哦，到时候了，该上瓦连季诺夫那儿去了。也可以赖在公园里不去，他想，“为什么，您，木材流放大王、木材流放的历史、木材放流的圣经，要把您的副手邀请到家里去，而去做什么连个暗示都没有，干吗要在星期六邀请啊！请喝茶吗？这是一码事。谈谈生活？那是另一回事了。也许，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您那些贵族的基因出的主意？也许，您感到了一种朦胧的冲动，一种不自觉的模糊的欲望，什么第二十六种感觉……噢，我的儿子，我是说，你不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

有趣的是，但也是事实：罗姆斯克木材流放公司的总工程师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季诺夫是自己的副手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的生身父亲，但他本人并不知道，在这个温暖的圆的地球上只有三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伊戈尔·萨沃维奇的母亲，伊戈尔·萨沃维奇的继父，还有伊戈尔·萨沃维奇自己。他是在七年前知道的，现在他警惕而贪婪地察看着这个把他送到人间来的人已经第六个年头了。

伊戈尔·萨沃维奇轻轻地象小孩子在进入梦境之前似的叹了口气。“可以推说不舒服，”他懒洋洋地又叹了口气，而这一次叹得可深长多了。可惜！他没法跟瓦连季诺夫说身体不

对劲，因为很久以来，整整一年多了，他记不起有哪一天他感觉到精神饱满。他的病有点儿怪，说不出个究竟来，他出身于大夫的家庭，找些医学书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直到现在书里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说明。想必，因此伊戈尔·萨沃维奇瞒住了病，只是前不久，十二天以前，才决定迈出绝望的一步，到一个大夫那里去看病，不过这个大夫由于专业关系，省城里象他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是不愿意去找的。

天空迅速变成蓝色，显得高远，不再给人以苍穹之感。伊戈尔·萨沃维奇站起身来，拖着脚步，顺着林荫小道往前走。他怎么乘上电车，没买票“揩油”坐到了复活山那一站，下车来到宽阔的公路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城里有名的复活教堂就是走这条路上去的。教堂的三个圆顶在太阳底下闪着金光，一群燕子呢喃着乱哄哄地围着中央的圆顶打转转。伊戈尔·萨沃维奇想起了瓦连季诺夫是怎样解说这种情况的。“原因极简单，”他说，“圆顶的光芒引来了大批的蚊子，这些机灵的燕子就是吃蚊子的。”

总工程师瓦连季诺夫就是喜欢咬文嚼字，讲些老古董。

金顶上反射过来的太阳光耀得眼睛都花了。只能垂下眼睑，那儿的绿荫丛中就隐藏着瓦连季诺夫的住宅，这是一座老式的建筑，象商人喜爱的那样宽敞而坚实。在乡村里人们总是以那些不同凡响的同村人自豪的，同样，在这个北方的城市罗姆斯克，除了复活教堂、贵族会堂、大学的图书馆这样一些名胜古迹之外，这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季诺夫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了。早晨八点十五分从这所坚实的屋子出来顺着一条他自己开辟的小径下山来到木材流放公司的二层楼房，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他这样做已经快三十个年头

了。他家里有个老迈的母亲，城里任何人都从来没见过瓦连季诺夫同妇女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妇女到他家来，而在下班以后，城里也是不会碰到瓦连季诺夫的。〔在漫长的冬天晚上瓦连季诺夫干些什么呢？这谁也不知道，因此瓦连季诺夫成了一个谜，显得有些可怕。在城里，〕^①的确，人们悄悄地谈论着战前在列宁大街上曾经看到过瓦连季诺夫同一个头戴贝雷帽的金发女郎一起走；战争结束以后，——这件事甚至说的人自己也疑信参半，——瓦连季诺夫的家里有一个佩着少校军医肩章的妇女住了一段时间。她后来怎么啦，上哪儿去了，谁也没办法知道，人们认为这个女军人的事纯粹是编造出来的。

城里还流传着关于瓦连季诺夫的母亲传说，这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女人。比如，这样的事如何解说呢？石头建筑的老菜市场里中央几排那些卖肉的，罗姆斯克的这些还记得大商人库赫特林和符托罗夫的卖肉的家子弟，歪戴着白的高帽子、一脸肥肉的彪形大汉，一看到娜杰日达·格奥尔基耶芙娜·瓦连季诺娃就呐喊似的高声嚷：“早上好，格奥尔基耶芙娜！”还马上给她割肉，价钱比起那些老实地排着长队的人们一公斤要少收一个卢布。这时候娜杰日达·格奥尔基耶芙娜安详地站在旁边，不可思议地微笑着，可以看出，她什么也不要——既不要便宜的肉，也不想加塞儿，更不想看到人们摘下白的高帽子给她致敬。

① 《伊戈尔·萨沃维奇》这部小说，原系据苏联《旗帜》杂志1977年第7、8、9三期上发表的版本翻译，后又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8年单行本校订；单行本中作者作了不少修改和删节，但由于本书附录的苏联评论文章几乎全是以《旗帜》上的版本为依据，故此，删节部分，以方括号形式加以保留，供参照，以下类同。

戴贝雷帽的妇女，少校女军医——浑名叫“谢伦切乌斯”西伯利亚莱卡猎狗，一年之中只有冬天才住在这座谜似的房子里的，这座很少有人来的房子本身——这就是罗姆斯克三十万居民所知道的有关瓦连季诺夫在公司古老的二层楼房墙外的全部生活了。而最近五年来又发生了一种无从索解的谜似的现象：年轻的工程师戈利佐夫竟成了瓦连季诺夫这所坚实的大房子里的常客。这可是空前的新闻：因为公司里这么多同事，瓦连季诺夫从来没邀请过哪一位去他神秘的家。

伊戈尔·萨沃维奇开始登上复活山的时候，天气已经热起来，煞有介事的乌云都滚到罗姆河岸上树林的那边去了，但是显然，由于这些乌云而饱含着电的空气是潮湿的。又热又潮，简直是外高加索，这种气温变化剧烈的大陆性气候见鬼去吧！

伊戈尔·萨沃维奇突然喜欢起自己来了。确实，从旁边看来，一切都是顶呱呱：在宽阔的柏油路上，就是说在柏油路边漫步走着，嘴里叼着一张白杨叶，上衣搭在肩头，就象一个住别墅的休养员，脸上笑咪咪的，无忧无虑的样子，仿佛根本不知道上哪去、为什么去。沸腾的现实很少能引起这一位游手好闲的人的兴趣，正象他漫不经心地把嘲弄的眼光投向这些或那些东西、活的生物和琐碎的事件一样……小孩子弄伤了脚，大概是踩在钉子上了，——真是淘气的家伙！——吮着脚后跟吮出一些血来，简直是个猴子。瞧，一个穿着超时代长裙子的妇女在去复活教堂的上山公路半当中，她那“日古利”牌小轿车的马达出了毛病了。“傻女人运气好，没有碰到汽车检查员！”伊戈尔·萨沃维奇并无恶意地心里想，这个妇女大概来不及把车开到路旁边，就把行车道给堵住了，她自己上半

身扒在掀起的车盖底下，也许，点火装置不起作用，她正在努力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修好。

“真棒，亲爱的！”看到那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女公民把超时的，看去很贵重的裙子压在沾满了罗姆斯克粘性尘土的车身上，伊戈尔·萨沃维奇心里想。他笑了笑，站住了，因为——哦！——不可避免的事情到来了：汽车一眨眼就排起了长龙。首先急刹车停下来的是“书店”的一辆带篷卡车，其次一辆满载冒着气的混凝土的自卸卡车嘎的一声把车轮刹住，接着一辆官方的黑色“伏尔加”还没拐过弯来，就不得不紧急踩闸门。此后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都纷纷停下。只几分钟的时间，去复活教堂的公路拐弯处就有好多车辆卡在那里动弹不得。

“拉一拉！”突然伊戈尔·萨沃维奇惊讶地唱了起来，“上帝，正如常言所说，我的天哪！”

造成这个壮观的交通堵塞的妇女，伊戈尔·萨沃维奇认出她就是自己的妻子斯维特兰娜·伊万诺芙娜，她聚精会神正在拨弄着的就是他自己的新车子的马达。是啊，这是她！深蓝色的、几乎是黑色的“日古利”只有她才去开动，因为持有技术护照的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是不碰这辆汽车的方向盘的。

“是谁的汽车？”伊戈尔·萨沃维奇的背后响起了低沉得象领导者一样神气的声音，“我问，这是谁的车子？”

伊戈尔·萨沃维奇很自然地心里想，这声音是黑色“伏尔加”的乘客发出来的，那车子速度这么高，差点没刹住，但是他猜错了：站在他背后的是这辆首长车子的年轻司机，一脸雀斑、脑袋剃得光光的小伙子。没有得到回答，他象只鸱鸺似的向斯维特兰娜扑去，不料一下子停住，退了下来，手足无措地

嘟哝着说：

“就没想到把车子开到边上去！瞧这老娘儿们！”

伊戈尔·萨沃维奇只顾笑嘻嘻地、不无恶意地注视着推了光头的胆小鬼，竟没有发现自己已成了这群象赶集那样乱哄哄的人们的中心了。“书店”带篷卡车的女司机嚷嚷着，那嘶哑嗓音表明她既喝酒又抽烟；装着混凝土浆的自卸卡车的司机站在那里悠然自得，似乎得到了休息而很高兴；戴着少先队红领巾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喧哗着，一个大一点的男孩把喇叭伸出大轿车的窗子，吹起了“警报”……伊戈尔·萨沃维奇看到了二十世纪末城市生活色彩缤纷的生动场面。黑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汽车；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格子的、棕色的、条子的服装、裙子、毛线上衣；烤热了的柏油、杨树、汽油、水泥、发热的油漆、机器油所发出的气味；男人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少年的、孩子们的；一辆蓝色汽车里的收音机传出来的爵士乐声。柯布松^①的歌声，这是另一辆车里发出来的；连斯基^②的咏叹调，这是在第三辆车里唱着的。噪音！很好的朝气蓬勃的噪音！

“汽车检查员哪儿去了？”

“这种人应该罚款！车子也得扣起来！”

“男同志们，把车子推到边上去！”

“那女的也脸皮太厚了！只装没听见。”

“不行，非得把汽车检查员找来不行！汽车检查员在哪儿？”

汽车检查机构，其实，并没打瞌睡。伊戈尔·萨沃维奇怀

① 苏联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② 据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中的人物。